



似水年华

灯心草

谭宗远◎著

○○○
书名《灯心草》，没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想说明我的文章大抵都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写的，其分量的轻微也如灯草。《辞海》对「灯心草」释义颇详，我不想逐句抄录，读者有兴趣可以去翻看这本书；这种草很普通，也很有用，我这本书也很普通，但是否有用，我说了不算，要读者说了才算数。

华文出版社

I 251
1522

校园文学丛书 ■

灯心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灯心草/谭宗远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似水年华)

ISBN 7-5075-1901-5

I. 灯... II. 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16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44 印张 106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夏令小品	(1)
芭蕉扇	(1)
樱 桃	(3)
西 瓜	(5)
酸梅汤	(7)
电梯里的阳光	(9)
记忆的鳞爪	(12)
之一	(12)
之二	(14)
之三	(16)
之四	(18)
之五	(20)
记 梦	(24)
之一	(24)
之二	(26)
电脑写作的乐与忧	(30)
闲聊天	(33)



灯

心

草

记 性.....	(33)
爬香山.....	(35)
天凉好个秋.....	(37)
秋 叶.....	(39)
让孩子多动手.....	(41)
王世襄与《锦灰堆》.....	(44)
鲁谷村访彦涵.....	(49)
扫除腻粉呈风骨.....	(55)
为了新诗.....	(61)
文物郎中.....	(65)
小 霞.....	(77)
思悠悠.....	(81)
送别管桦.....	(91)
两个文友.....	(95)
高大爷	(100)
不可居无书	(109)
最乐是读书	(114)
黎锦明的小说	(119)
《小兵张嘎》随谈.....	(125)
宅门深似海	(130)
木斧也写小说	(135)

目 录



乡土教材	(138)
袁鹰的第一本书	(142)
不朽的爱	(147)
真正的白衣天使	(150)
访书文章我爱读	(154)
一念之差	(159)
一幅反奴役的历史画卷	(163)
可贵的《男子汉行动》	(169)
夜读小识	(172)
《沉默的金婚》	(172)
《杂烩集》	(174)
《变革中的文化潮》	(175)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177)
《雍庐书话》	(179)
《流水音》	(181)
文化沧浪丛书	(182)
《廊桥遗梦》	(184)
《小银和我》	(186)
书边小札	(189)
手	(189)
《包身工》的地位	(190)
不是全部	(192)
“两”与“二”	(193)



灯

心

草

烧羊肉	(194)
诗朗诵	(195)
盖老的博采	(197)
孔明心	(198)
书 价	(199)
树 叹	(201)
佳 句	(202)
硬 伤	(204)
嘎子的诞生	(205)
古诗词新唱	(207)
刘恒的闭幕词	(209)
《念楼说书》编后记	(211)
《耍床》序	(214)
答客录·关于日记	(218)
九寨到峨眉	(222)
小 跋	(236)



夏令小品

芭蕉扇

入夏了，妻从街上买回来两把芭蕉扇。这种扇子在咱家绝迹多年了，乍一见很有些新鲜，拿在手里端详了半天。

在阔人眼里，芭蕉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中，白日鼠白胜挑着酒担作歌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摇的一定是轻盈的折扇而非此扇。王建“调笑令”有云：“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所咏的团扇，也一定是纤巧的绢扇而非此扇。这种扇子只跟平民百姓有缘。祥子拉了一天车，一身臭汗回到家里，咕嘟咕嘟灌一肚子凉茶，四脚八岔地倒在铺板上，摇的是它；老太太坐在槐阴下缝穷，晌午的蝉叫得她烦躁不安，赌气放下针线凉快凉快，摇的是它；就连家家早晨生个煤球炉子，想让火苗早点上来，也是握着屁股拼命扇它。穷人爱芭蕉扇，爱的是



灯

心

草

它皮实经使，能用几个夏天，即使破了边儿耍了圈儿也照样能用，一天到晚“呼哒呼哒”，你扇完了他扇，没个消停。有好事者诌了这么几句顺口溜：“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立冬。”天凉了，才得到休息，可见其忙。

不过，也有个例外，是济公活佛，他虽然穿得破破烂烂，却是位神仙，惯使一把破得不能再破的芭蕉扇。但这终究是个例外，芭蕉扇仍是平民的“专利”。

巧的是，孙悟空跟铁扇公主借的扇子，也叫芭蕉扇，其形制却不是圆的，而是两头宽中间窄的葫芦形，扛在肩上忽忽悠悠，大而飘逸。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正宗的芭蕉扇，它跟肥绿的芭蕉叶很相似，我们实在是僭越了它的名号，我们用的应该叫蒲扇。蒲扇是从长得很像棕榈的蒲葵上取下来的叶子，这种树生在热带，南方沿海所在多有。

芭蕉扇的用处不止扇风。丰子恺有一次游庐山，遇到一位湖州游客，手里拿着把芭蕉扇。丰先生问他为什么带这样一把扇子，他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阳，下雨的时候代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丰先生深以为然，把这番妙论写进了游记《庐山面目》中。

伟大寓于平凡，芭蕉扇也昭示了这个道理。



樱 桃

小时候常唱一首歌，头一句是：“樱桃好吃树难栽”，可是樱桃的样子却没见过。直到有一次在市场，看见一筐珠子似的红果，晶莹透亮，非常逗人喜爱，起初以为是海棠，看了牌子才知道，这就是樱桃。

那时候，樱桃跟许多水果一样难得一见，我们只有由外表的美丽猜想它酸甜的美质。这种“精神会餐”谁都有过，垂涎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樱桃。

前两天收到老诗人忆明珠寄来的一本新书《小天地庐杂俎》，中有好几首诗写到樱桃，如：“林间樱桃枝头鸟，皆我幼时老相好。画个篮儿盛樱桃，又当窝窝巢小鸟。”（《篮樱、小鸟》）“蕉叶绿时樱颗红，日暖风轻鸟不惊。小院深深深如锁，烟篆袅袅读心经。”（《樱桃》）遂想起此老还有两篇写樱桃的散文，取出来又读了一遍。在《樱桃小记》里，老诗人写到他的家乡盛产樱桃，“一连有几个山头，全被樱桃林遮覆，更无别的杂树。”樱桃熟时，孩子们得到准许，可以上树吃个够。可是自打离开故乡，就跟樱桃惜别了，老诗人不得不起“莼鲈之思”，急切地呼唤：“樱桃，樱桃，你在哪里？”过了两年，他终于在出差途中遇到了樱



桃，买了一袋，这嫣红的果实竟使冷若冰霜的旅店服务员露出了微笑，变得彬彬有礼起来。于是又写了一篇《重见樱桃》，记录了这段“奇遇”。

这几年，樱桃比较常见了，特别是今年夏天，小摊上到处都是，水灵灵红艳艳的爱煞人。我这些日子吃的樱桃，比这辈子吃的都多。

一天，大伙啖着樱桃闲谈，有人问起“樱桃好吃树难栽”这话怎讲，竟把大伙全问住了，有说樱桃难熟的，有说樱桃树难活的，谁也不敢肯定。回家赶紧查书，《花镜》云：“樱桃一名楔。又有荆桃、含桃、崖蜜、蜡樱、朱英、麦英数名。……本不甚高而多阴，春初开白花，繁英如雪，其香如蜜。……结子一枝数十颗……但果红熟时，必须守护，否则为鸟雀白头翁所食无余也。”《绘图儿童植物辞典》云：“樱桃在我国不像苹果、生梨、葡萄那样普遍……原因是樱桃树的管理比较困难。自古以来就有人说：‘樱桃好吃树难栽’，那是指樱桃果鲜红艳丽，是各种鸟雀最爱吃的果子，有时种树人收到的果实，还没有鸟雀吃到的多，正因为这个道理，樱桃才显得格外珍贵稀少。”

我把这个“发现”打电话告诉了那位朋友，并且对他说：“有多少熟语看似明白，其实我们并不明白，人一辈子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西 瓜

如若在水果中推选果王，我愿投西瓜一票。因为在所有的水果中，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种像西瓜这样个大、肉厚、多汁而又异常甜美的水果了。三伏天，坐在庭院里，全家分食一个镇得冰凉的沙瓤西瓜，直吃得汁液四溢、瓜皮狼藉，的是乐事。难怪金圣叹老先生不无神往地写道：“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

我是喜食西瓜的，但不能多吃，一次三两块足矣。有几次吃瓜还有印象，简记如下。

一次是在兵团，时当八月十五。听说数里外的劳改农场还有瓜卖，便与几个战友结伴去买。路经一池塘，有鸭群浮于水面，神态怡然自得。李某俯身捡起一粒石子，信手一投，正中一只鸭子的脖颈，鸭头立时歪了，鸭嘴朝上，“呷呷”惨叫不止，吓得我们拔脚就跑。那次买了一个西瓜一个哈密瓜，回来坐在水渠边，噉啄喀嚓就给开了，算是过了个中秋。鸭子的生死早被抛到了脑后。

二一次也在兵团。一个姓甄的朋友得了个看瓜的美差，捎信叫我去瓜地吃瓜。我与一马姓朋友在一个



灯

心

草

中午来到瓜园。甄某的瓜棚打着地铺，凌乱不堪，暑气蒸人。他招呼我们等着，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就抱进几个翠皮西瓜，都是刚摘的，还带着新鲜泥土的湿印。河套瓜含糖量高，傻甜，最能刺激食欲，我们吃了个肚歪，瓜皮扔了一脸盆；他又找出条破裤子，把裤腿扎起，里面装上西瓜，叫背回去。用这瓜我们又款待其他朋友美餐了一顿。

第三次是在海南三亚。游完南山寺、大小洞天，驱车到亚龙湾，本想在沙滩上好好晒晒太阳，看看海景，不想天公不作美，海风骤起，浊浪滚滚，吹起的细沙打在脸上生疼，只好到棚子下边躲避。旁边有个西瓜摊，游伴挤上去买了两个，每人半个，大吃起来。这种瓜不知什么品种，个儿比皮色金黄的“伊丽莎白”大不了多少，薄皮、红瓤、黑子，极甜。游人到此，没有不吃的，一圈人拿着小勺都在埋头苦干，一片“噗噗”吐瓜子的声音。这种小瓜我在别处从未见过。

在夏令水果中，西瓜始终占据着领袖地位，备受垂爱。而况，它全身是宝，瓜子可作炒货，瓜皮可以作馅，用糖渍上亦可食。正是：

滚圆西瓜果中王，消暑解渴赛冰糖。

粉身碎骨浑不怕，赢得美名天下扬。



酸梅汤

袁鹰先生写了一篇《怀念酸梅汤》的文章，也勾起了我对酸梅汤的回忆。

酸梅汤是北京特产，以琉璃厂信远斋、大栅栏九龙斋出的最为有名。据记载，信远斋出的汤色浓重，九龙斋出的颜色淡黄，这也许是制法不同，但口感都是同样的好，清爽酸甜，齿颊留香。清人竹枝词中咏酸梅汤的不少，“乱打残冰盏内盛，梅汤旋及渴时倾。东窗已敞南风竞，半夜犹来铜碗声。”“骊鸣原是近端阳，又见梅汤处处忙。冰糖煮沸调木樨，炎伏解渴亦清凉。”“新抔江米截如肪，制出凉糕适口凉。炎伏更无虞暑热，夜敲铜盏卖梅汤。”可见酸梅汤受欢迎的程度。诗中提到的“铜碗”、“铜盏”，又叫冰盏，是卖酸梅汤独有的一种工具，两个直径二寸的黄铜碗，上下相叠，用一只手撮弄使两碗相击，发出清脆的当当声，以代吆喝。这种手上功夫不练不会，我试着敲过一回，怎么也弄不响。

袁鹰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陪越南作家在信远斋喝过一次桂花冰糖酸梅汤，至今难忘。我没有这样的口福，小时候喝的酸梅汤，都是自家做的。到药铺花几



灯

心

草

个钱买一小包乌梅，放到白瓷壶里，搁几大勺白糖，冲上开水，晾凉了就是酸梅汤。几个孩子坐在布满树阴的瓦屋窗户下，听着蝉声，你喝几口我喝几口，比起淡而无味的白开水来，那滋味美得简直像是上了天堂，一大瓷壶转眼就抢光了。就这样一壶接一壶地泡，一壶接一壶地喝，直喝到汤没色了，再把乌梅一个一个捞出来吃了。那时候，我这样的家庭，酸梅汤也是奢侈品，一夏天喝不上几回。近十几年好了，有一年夏天，我连着买了好几桶信远斋的桂花酸梅汁，早晨兑上开水冰上，晚上下班喝，天天如此，一家人喝了一个长夏。

我早就觉得，与可乐、芬达、雪碧、克瓦斯这些外来饮料相比，北京的酸梅汤一点也不逊色，在消暑解渴、香醇可口上还要略胜一筹，可不知为什么，酸梅汤的牌子就是打不响。是不是我们太看轻自己了？袁鹰先生希望“在朝阳区某一条街道上重新悬挂信远斋招牌迎接新老顾客”，我则希望北京酸梅汤四海为家，到处有得卖，假使人人都认识它，连小朋友和外宾也爱上它，总有一天这种饮料还是会重振雄风的。



电梯里的阳光

我住在十层，每天都要坐电梯上楼（下楼我喜欢走楼梯）。我们的电梯是地道的老爷电梯，不光开起来慢吞吞的，还爱坏，不是门打不开，就是门关不上。里边的装修也不怎么样，塑料贴面脱胶的脱胶，剥落的剥落，情景真惨不忍睹。

开电梯的清一色是女同胞，换了十几拨了，现在的两个，全是外地来的小姑娘，二十来岁，一个黑点儿，大眼睛，寡言笑；一个白，模样不错，爱说话。她除了开电梯，兼送报纸，车子骑得风快，这一带不少住户的报，都归她送。

住楼的人，关系都比较远，谁跟谁都不认识。即使一起坐电梯，也不说话，只有这个开电梯的，跟这个打了招呼，再跟那个聊两句，使电梯间稍有些活气。如果连她也不开口，电梯里就成了死水一潭。

这一天，人们上电梯，忽然有了新发现。在破旧的墙面上，出现了三张彩色照片，一张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一张是深秋时节的山景，还有一张是碧蓝的湖



灯

心

草

水。照片十四寸大小，镶在铝制镜框里，那鲜艳的色彩就像阳光一样，一下子把阴暗的电梯间照亮了，也照亮了乘客的心。大家的心起了波动，平素那种漠然的表情消失了，都注视着照片，眼神或惊奇或疑惑。终于，一个脖子上扎着紫色纱巾的女士说话了：“这是谁照的？”她问的是那个开电梯的黑脸膛姑娘。黑姑娘摇摇头：“不知道，我接班的时候就挂出来了。”“噢！”紫纱巾女士点点头。她身后一个戴礼帽的男子说：“真够漂亮的，行！”这个“行”字，无疑是送给照片主人的，大家嘴上没说什么，也都在心里夸赞了一句：“行！”

照片上还有字，一张叫《山深林密》，一张叫《满山红》，一张叫《醉》。我看出，照片拍的是九寨沟。这个照相的人带着相机出游，把他见到的美景摄入镜头，回来又展示给大家，他这个做法倒是很有创意。

从此，电梯里就再没断过这个人拍的照片，每次都是三张，一两个礼拜一换，都是风景照，湘西的吊脚楼、黄山的云雾松、西子湖的潋潋清波、普陀山的古刹崇阁、池塘里的小荷、蓝天下的玉兰、风雪中的腊梅……都在这里展现过风姿。小小电梯间，不仅有了阳光，仿佛还回荡起五湖四海的风声涛声歌声笑声蝉声鸟声，显得不那么死寂了。